

析論「北約」75週年峰會的戰略意涵

Analysis of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NATO's 75th Anniversary Summit

胡敏遠 博士

提 要：

- 一、美國做為「北約」領導者，每年該組織峰會上會以其面對的外部環境及主要威脅，做為其大戰略訂定的基準；2024年美國即以將中共視為「俄烏戰爭」的主要推動者，並將「中」、俄視為造成全球不安全的根源。
- 二、「冷戰」期間，「北約」係全球最大的集體防衛組織，由於美國的軍事力量足以抗衡前蘇聯，歐洲國家都選擇「扈從」並願意聽從其指揮；蘇聯解體後，「集體安全」的性質面對新挑戰，各國對安全的需求也出現多元化要求。
- 三、美國意圖將日、韓、澳、紐加入「北約」，並將該組織帶入亞洲，以對抗中共；但組織各成員都與中共保有經貿往來，讓美國想在軍事領域圍堵中共的意圖，難以達成。
- 四、「中」、俄在各個領域的合作，不能僅從軍事角度視為對美國及其盟邦的對抗，兩國大部分的合作仍屬於經貿行為；因此，「北約大戰略」視「中」方為戰爭的主要推動者，似乎正凸顯找不到合理的理由，而我國面對美國為首的NATO新戰略方針，如何追求有利我國的外交策略，值得省思。

關鍵字：NATO、「俄烏戰爭」、集體安全、「中」、俄合作、集體防衛

Abstract

- 1.As the leader of NATO, the United States will us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major threats fac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benchmark for formulating its grand strategy at the annual NATO summit. The 2024 NATO grand strategy regards the CCP a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Russia-Ukraine war and China and Russia as the source of global insecurity.
- 2.NATO was the world's largest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 Since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power was sufficient to compete with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European countries obeyed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re willing to follow its command. After the Cold War, NATO was transforming towards a collective security mechanism. Security needs have also become diversified.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ements for NATO must start from various fields to reflect the import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3. The United States intends to join Japan, South Kore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into NATO and bring the organization into Asia to contain the rapid rise of the CCP. At the same time, it hopes to expand sanctions on Russia. However, all NATO members maintain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with the CCP. It may be difficult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achieve its intention of containing the CCP in the military field.
4.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must be viewed from various fields, but most of the cooperation is still economic and trade activities. NATO's grand strategy regards China a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war, which highlights the lack of correct reasons. Similarly, how our country pursues diplomatic strategies that are beneficial to our interests is worthy of reflection.

Keywords: NATO, Russia/Ukraine war, Collective Security,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Collective Defen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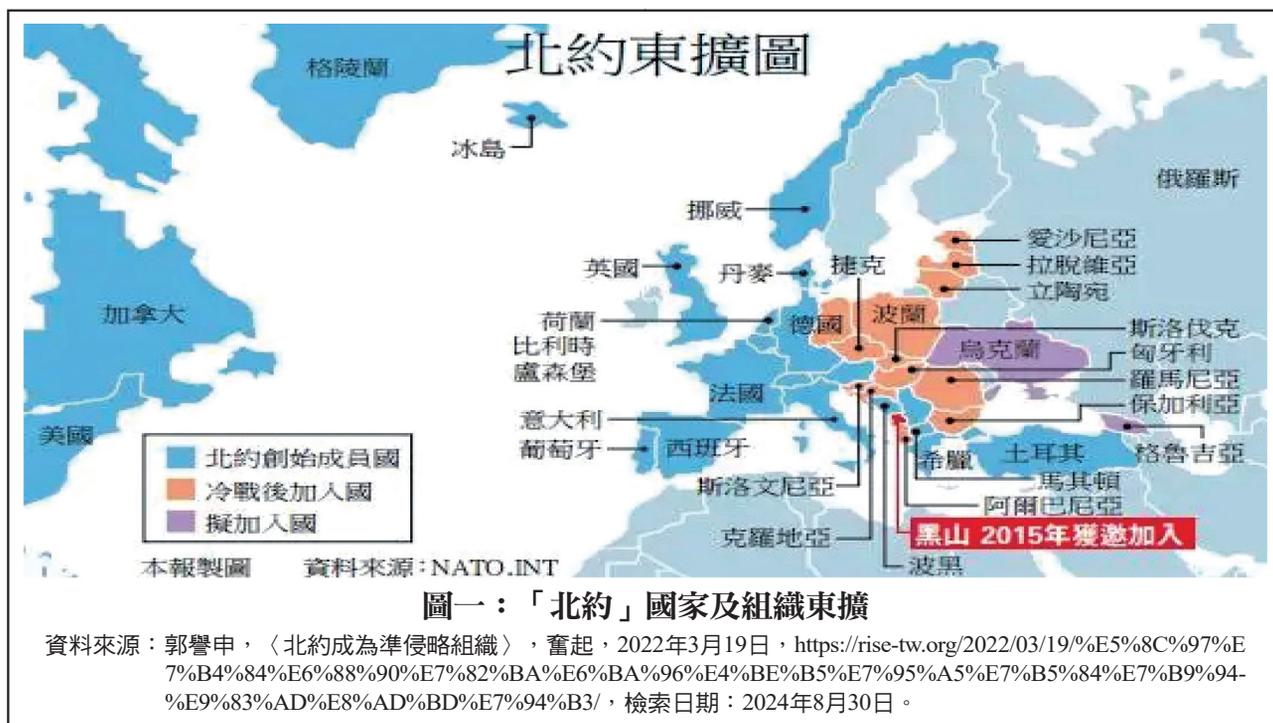
壹、前言

2024年7月9-11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以下稱北約)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召開成立75週年的元首級高峰會議。¹參加國家除33個成員國外,另增加日本、韓國、澳洲、紐西蘭和烏克蘭等非成員國,與去年相比,仍然以支持烏克蘭、反制俄羅斯為重要戲碼;且首次嚴正指

責中共是「俄烏戰爭」的影舞者,並指出:「中共透過與俄國的「重要夥伴關係」(Important Partnership),以及對其國防工業基礎的大規模支持,已成為該場戰爭的主要推動者。」²明顯看出,對抗中共的大戰略已成為美國對外戰略的主軸,此戰略以美國為核心,捲動著歐洲與亞洲地區的聯盟組織,建構一層又一層的相互輔助的全球戰略布局。較以往不同的是,美國此次係將「北約」的集體安全機制帶到

註1: Daphne Psaledakis and David Brunnstrom, "NATO summit: Key points from Washington declaration," Reuters, July 11, 2024, <https://www.reuters.com/world/key-points-natos-washington-summit-declaration-2024-07-10/>, 檢索日期: 2024年8月26日。

註2: "For First Time, NATO Accuses China of Supplying Russia's Attacks on Ukrain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0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7/10/us/politics/nato-china-russia-ukraine.html>, 檢索日期: 2024年8月26日。



亞洲，意圖在亞洲地區建立以美國為核心的「小北約」，³讓歐洲的NATO國家與亞洲的美國盟友聯合起來對抗中共。

2024年NATO戰略文件再次描述該組織面臨的安全環境，重申歐美國家民主價值觀、闡述組織存在的理由，以實踐盟國集體防衛的目標。美方意圖擴大NATO組織與功能，因而從新戰略的設計觀察，明顯發現其正創造一個歐亞地區的大聯盟，而假想的敵人即是中共與俄羅斯的合作，代表渠等意圖凝聚更大的聯盟力量，以對抗「中」、俄對全球的威脅。

美、俄的權力競爭是「冷戰」遺留下來的產物，雖然蘇聯瓦解、俄羅斯國力大不如前，歐洲大陸仍持續受「北約東擴」⁴的影響(如圖一)，且俄國面對美國及西方勢力向東擴張的反制能力正不斷弱化；然因其仍抱持著昔日帝國的理想，並聯合中共持續與之對抗。所以當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俄國的軍事脅迫及對歐洲地緣政治的挑戰，仍對美、歐國家造成相當大的震撼；尤其「中」方對俄國在經濟領域上的資助，已對美國在全球多方面的利益，構成嚴重威脅。

註3：「小北約」一詞，是指美國意圖以日、韓、澳、紐等亞洲盟邦共建一個類似NATO的亞洲安全組織；因建構過程可能遇到「中」、俄強大的阻擾，因而仍停留在設計階段。

註4：「北約東擴」意指NATO自1999年至2020年間，經由五次擴張讓原屬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及新興的歐洲國家陸續加入。1999年第一次計波蘭、捷克、匈牙利；2004年第二次包括「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維尼亞；2009年第三次有克羅地亞及阿爾巴尼亞；2017年第四次計黑山共和國；2020年第五次為北馬其頓。毛詠琪，〈烏克蘭局勢/北約30年五次東擴 終惹俄羅斯反撲〉，香港01，2022年2月27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740174?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檢索日期：2024年8月26日。

當前美國試圖將NATO力量帶入亞洲，結合亞太地區盟邦(如日、韓、澳、紐、菲等國)，共同應對不斷崛起的中共；畢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布局，似乎已出現「失衡」狀態；如何建構新的「權力平衡」，成為華府重大的戰略課題。新戰略是以「北約」結合亞太國家對抗中共的新型態「大國競爭」(Power Competition)關係；⁵然而，NATO畢竟是一個集體安全組織，且就地緣而言，成員為歐洲國家，渠等是否願意介入一個與地緣無關的國際衝突，尤其要與中共為敵，實為此大戰略帶來極大程度挑戰。

爰此，本文以集體安全及安全治理的概念為途徑，首先針對美國意圖將「北約」帶入亞洲地區的戰略構想，剖析其機遇與挑戰；其次，「中」、俄建構的合作關係不僅與美國對抗，也將對亞太地區將帶來一定影響。前述議題對我國緊密有關，尤其日、韓若與NATO結合為一，所針對的目標必然與「抗中」有關，對我國在地區的安全利益影響更是深遠；因而，國軍官兵必須知曉未來可能的發展趨勢，方能從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中，尋求有利我國的外交策略。

貳、集體安全與安全治理

「冷戰」時期，NATO的主要功能聚焦於軍事領域，運用美、歐集體軍事力量，防範蘇聯入侵，1990年後，開始處理更多「非軍事」的非傳統安全議題，及面對歐洲其他型態的風險問題，如因戰爭而出現逃往歐洲的難民問題、非法走私及恐怖主義等；「北約」集體安全的功能，逐漸朝安全治理及「多面向風險危機」(diverse and multi-directional risks)的管控方向進行轉變。

一、集體安全概念

(一)「冷戰」時期，NATO係一「集體防衛」(collective defense)組織，其與「聯合國安理會」的「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概念不盡相同。集體安全是藉由合作方式以使各個領域(包含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等)都能獲得安全的理則，它是一種「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合作概念。集體防衛重視軍事領域的安全，完全以敵人的軍事目標為核心，國家藉共同抵抗外部強敵，而獲得安全利益，其法源依據出自《聯合國憲章》(United Nations Charter，以下稱憲章)第51條的內涵。⁶

(二)該法條說明所有主權國家，都有權行使「個體自衛權」(right of individual self-defense)與「集體自衛權」

註5：美國對「大國競爭」中的「大國」(great power)界定為，有工具性質的對抗角色；具有非尋常能力的國家；會利用這些能力追求自身利益及影響國家間的關係；能運用外交手段追求廣泛利益。Department of Defense U.S., Summary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the U.S. Military's Competitive Edge(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pp.1-2,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檢索日期：2024年8月26日。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的權利，前者的行使屬於行為者基於國家安全，可以武力確保之；後者則藉加入聯盟組織，以集體的力量保護本身的安全。如「北約」第五條「締約國同意，對一個成員在歐洲或多個成員國在歐洲或美洲的攻擊，應被視為全體，並攻擊發生時，運用《憲章》第51條，所同意的個別或集體自衛的權利，協助締約國，包括使用武力，以恢復地區安全。」⁷就與《憲章》第51條的內容極為相似；然亞太地區的安全的範圍並不僅僅只有軍事安全問題，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與環境等領域，而能將所有安全範圍都涵括進去的國際組織，只有「聯合國」下轄的各機構，較能實踐上述各項安全領域，而NATO僅能算是一個正由集體防衛轉向集體安全的區域組織。

(三)集體安全的理則與威脅平衡的概念類似，通常為國家在面臨威脅時所採取抗衡(balance)的手段。⁸美國學者就指出，不同國家追逐權力的目的各有不同，不

外乎都試圖維持或企圖改變現狀；因而，外交政策的選擇必然會導致國際權力結構出現新的平衡態勢，或維持原有態勢。⁹若面臨外部威脅時，國家無論大小都必須採取的措施，包括提升自身軍備、尋找強國結盟，其中結盟成為國家外交政策最常見的方式。¹⁰因為國家會依利弊大小，分析評估選擇聯盟的對象，此係針對外部情勢、內部狀況計算，依「趨利避害」的理性思考後，所做的戰略選擇。然軍事聯盟必須經過正式的簽約程序，以「協定」方式簽訂後才能形成，國與國之間簽訂具有國際法的「契約式」法定條約，它的功能是為了確保彼此應遵守的義務與責任，實現自身的各項利益。所以，聯盟策略的實踐是達成權力平衡的重要方式。¹¹

由「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安全發展觀察，大型戰爭發生的機率極低，但是各國必須因應不同種類的安全變化，對於安全的要求標準與多樣化也隨之增加；故對「安全治理」(security governance)的需要

註6：第51條內容略以：不得認為排除區域辦法或區域機關、用以應付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而宜於區域行動之事件者；但以此項辦法或機關及其工作與聯合國之宗旨及原則符合為限。締結此項辦法之會員國，將爭端提交安理會前，應力求和平解決。安理會對爭端之和平解決，不論其係由關係國主動，或由安理會提交者，應鼓勵其發展。〈聯合國憲章〉，根植法律網，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8%81%AF%E5%90%88%E5%9C%8B%E6%86%B2%E7%AB%A0%E7%AC%AC51%E6%A2%9D&rlz=1C1GCEA_enTW1026TW1026&oq=%E8%81%AF%E5%90%88%E5%9C%8B%E6%86%B2%E7%AB%A0%E7%AC%AC51%E6%A2%9D&gs_lcrp=EgZjaHJvbWUyCQgAEEUYORiABNIBCjE2ODgya jBqMTWoAgCwAgA&sourceid=chrome&ie=UTF-8，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註7：Nato,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17120.htm，檢索日期：2024年8月23日。

註8：Shiping Tang, "Fea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wo Posi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0, Issue 3, September 2008, pp. 451-453。

註9：Hans J.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New York NY: McGraw-Hill, 1985), p.187。

註10：Hans J.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p.199-200。

註11：同註10，頁201。

，變得極為迫切。¹²「北約」做為集體防衛的組織，也在上述氛圍的影響下，朝向集體安全的功能演進，並漸漸形成一個「危機管控」的安全組織。

二、集體安全與安全治理的結合

(一)「安全治理」與集體安全的運作都需依靠「制度」來發揮功能，制度是大國權力運作的競技場，亦是大國競爭下的具體展現。「制度」具有兩項重要功能，「提供參與者明確的資訊」¹³與「降低交易成本可減少行為者的不確定性」¹⁴；為實現上述兩功能，必須具備「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和「跨國關係」(transnational relations)兩條件後，才能順利推展、相互依賴。¹⁵制度不僅是權力的競逐，也是國家間相互依存的要件，制度產生需要參與者能形成共識，進而服從制度的力量；維繫制度持續有效的力量，則需依賴霸權國持續發揮功能，所以霸權國與「制度」會形成「相互支持、相互保證」的共生關係。

(二)「安全治理」的功能發揮也需要一套機制，因為治理是由許多參與國相互交織的社會行為，在凝聚共識的前提下，

行為者與制度構建共同的治理規範及執行、監督的整體管理過程。¹⁶所以安全治理與集體安全機制屬相輔相成的關係。聯盟在軍事的具體展現即為共同防衛條約的訂定，如「北約」、《美日安保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美韓軍事同盟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等，因聯盟的形成需具有共同的敵人(或潛在的假想敵)，一旦敵人消失，基本上軍事聯盟既無存在的價值。所以軍事聯盟是集體安全的手段之一，集體安全具備政治、軍事、經濟和外交等多方面功能，因而各國在各領域訂定的條約與制度，均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美國現實主義學者瓦特(Stephen Walt)表示，聯盟的制度化的愈深，其相互依存性也會愈高；當國家合作到一定程度時，彼此會認定同屬於一個更大的政治共同體，輕易斷絕此關係，可能破壞該機制的團結。¹⁷因此，集體安全除包含軍事領域外，還包括行為者的權利和解決問題的

註12：Andy Knight, Randolph B. Persaud, "Subsidiarity, Regional Governance, and Caribbean Security,"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43, No. 1, January, 2001, pp.39-41。

註13：Robert Keohane, "The Demand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1982, p.352。

註14：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08-109。

註15：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Transgovernment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orld Political* Vol. 27, No. 1, October, 1974, pp.39-62。

註16："Private security beyond private military and security companies: exploring diversity within private-public collaborations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security governance," *Springer Link*, October 13, 2016, Vol.?67,?2017, pp.229-231。

註17：Stephen Walt, "Why Alliance Endure or Collapse," *Survival*, Vol. 39, No. 1, 1997, pp.164-168。

共同信念，透過制度與執行的拘束力，可使安全成為彼此互相依賴的利益。¹⁸換言之，集體安全除具有聯盟性質外，更可建構更大的政治、經濟、社會等相異的共同体，不同國家藉由各領域間的相互依賴，讓集體安全的功能不斷增大。

參、美國因應「中共」的大戰略與「北約」角色

中共近二十年來的崛起速度，已令美國震驚，尤其在西太平洋軍事力量的擴張更讓美國猶如「芒刺在背」。為確保在亞太地區的利益，美方除投入更多的軍事資源應對中共崛起外，更需要聯合亞太盟邦與「北約」，形成更大的聯盟力量做為因應。分述如後：

一、中共對美國形成的威脅

(一)此次「北約」75週年峰會形成的新戰略，已將「俄、『中』聯盟」視為一體，並視中共為「俄烏戰爭」的推動者，意味著美國要運用歐亞國家對「中」實施全面性的圍堵。在美方的認知中，中共對其甚至全球正帶來全面且系統性的挑戰，¹⁹此一性質與應對「冷戰」時期的蘇聯「

如出一轍」；而中共的壯大會帶來長久性的傷害。依新戰略的概念，「中」方帶來的挑戰包括不斷向全球擴張的野心和脅迫政策，已挑戰NATO的利益、安全和價值觀；中共的戰略、意圖和擴軍依然不夠透明；其正快速擴張其核武實力，且正在發展更先進的武器系統，在在造成西方民主國家的不安。²⁰

(二)中共陸、海、空軍的科技與實戰能力雖落後美國，但其軍力已可遠離中國大陸沿海，並執行更多重的戰略任務，亦已進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²¹尤其，中共空軍擁有900多架現代化第四代戰機，且部署了2個「殲-20」匿蹤戰機中隊，刻正強化現有超過170架「轟-6」機戰力；²²而火箭軍則擁有100枚左右的洲際彈道導彈、550多枚的中、長程導彈，及超過1,600枚的短程戰術導彈，並部署6艘彈道導彈潛艦。²³近期，共軍研發的「東風-17」超音速導彈，及「鷹擊-21」高超音速導彈，更令美軍「防不勝防」。此外，共軍正大規模投資「人工智慧」(AI)於三軍裝備之應用；²⁴尤以海軍「055」型驅逐艦(排水量達13,000噸)可裝配大量的「鷹擊-21

註18：Elke Krahnemann, "Conceptualizing Security Governanc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 No. 1, March, 2003, p.11。

註19：Natalia Drozdziak, "NATO to Label China 'Systemic Challenge' in Strategic Plan," *Bloomberg*, June 28,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6-27/nato-allies-set-to-call-china-a-systemic-challenge>，檢索日期：2024年8月22日。

註20：Lili Pike, Jack Detsch, and Robbie Gramer, "Can NATO Really Cut Off China?" *Foreign Policy*, July 12, 202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7/12/nato-summit-china-russia-war-condemn/>，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註21：The Military Balance 2020 (London: IISS, 2020), pp.262-263。

註22：同註21，頁265。

註23：同註21，頁259。

註24：同註21，頁234。

」，並對美國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兵力構成嚴重威脅。²⁵故美軍認為中共軍力的擴張及刻意針對美軍的兵力部署，正對區域安定帶來嚴重威脅。

(三)美國戰略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中共追求霸權的作法，是不斷的打造「藍水海軍」、在科技領域上成為生產與先進的大國，及建構符合其利益的國際法則等作為。²⁶中共擴權行為讓美國在全球的「權力失衡」感愈加強烈，美國已在思考必須增加國防上的投資，同時須支持在歐亞大陸進行前進部署軍隊的作法，以維繫其優勢地位。²⁷然因中共與多數歐洲國家仍保有密切的經貿往來，亦未在地緣戰略上對歐洲國家帶來立即威脅，因而新戰略的提出對歐洲國家而言，成為極其困難的兩難抉擇。

(四)從美國國家戰略角度分析，2022年2月拜登(Joe Biden)總統任內首份的《美國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報告，指出地區的美國盟邦正面臨越來越多來自中共的挑戰；²⁸加上中共正運用國際法的「灰色地帶

」，廣泛應用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等領域，擴張在印太地區的舊有勢力範圍，企圖改變國際秩序，以創造具有影響力的大國。²⁹華府已計畫在未來1-2年內展開十大印太行動計畫，包括主導印太的經濟構架、提升威懾力、加強「東協」(ASEAN)的團結、支持印度的持續崛起與區域領導地位、鞏固「四方安全對話」機制、擴大對日、韓合作等，³⁰以擴大集體防衛的範圍。由此可見，此次在華府召開的NATO峰會，美國刻意的將「中」、俄連結為一體，重新塑造其為戰爭的推動者，究其實質，應係美國持續對應中共不斷崛起的戰略延伸。

二、美國操作「北約」的策略

(一)「冷戰」後，NATO為因應外部環境變化實施轉型，朝向積極處理多元和多面向的風險管理機制，而非昔日以軍事為主的集體防衛機制。1991年通過的《聯盟新戰略概念》(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即強調，聯盟面對的多元挑戰，需要以綜合方式追求和平，包括對話、合作與維持集體防禦能力，藉由

註25：楊幼蘭，〈警告美臺 陸首秀055艦發射鷹擊21高超音速航母殺手〉，中時新聞網，2022年4月21日，<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20421001922-260417?chdtv>，檢索日期：2024年7月13日。

註26：John Mearsheimer, "The Inevitable Rival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Tragedy of Great-Power Politics," *Foreign Affairs*, Volume 100, Issue 6, November-December, 2021, pp.47-48。

註27：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註28：〈拜登任內首份印太戰略報告發佈「十大行動」劍指中國〉，BBC NEWS中文網，2022年2月16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60399839>，檢索日期：2024年8月23日。

註29：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 1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2/11/fact-sheet-indo-pacific-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註30：同註29。

預防外交和危機處理的方式來避免戰爭爆發。在集體使用武力方面，為避免集體防禦的個別國家化，將武力運用調整為彈性反應，以確保NATO更加降低使用核武的意願；³¹故面對「俄烏戰爭」的過程中，僅扮演指導與援助烏國的角色，「北約」國家也未直接出兵介入。

(二)美國自NATO成立以來，視其為實踐國家利益的代理人；不僅在歐洲大陸對付俄國；且在亞洲地區維護美國的安全利益。當前的目標是要建立更大的結盟體系以圍堵中共。上世紀末，美國學者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即建議美國應綜合運用其可操縱的國際組織，進行地緣戰略的「合縱連橫」與外交手段結盟部署，以維持其在全球的優勢地位。³²2024年峰會邀請日、韓、澳、紐參與響應，就是因中共的勢力擴張已對彼等國家利益造成威脅，亦代表前述國家已向該組織靠攏，也讓美國意圖建構「小北約」的傳言「不脛而走」，成為美國因應「中共崛起」的另一手段。

(三)由於亞洲地區並無多個國家共同參與的集體安全機制，美國意圖以《美日安保條約》及《美韓軍事同盟條約》的既有集體防衛機制為主體，創造一個類似NATO的機制，以因應中共擴張帶來的威脅(如圖二)。就美國而言，在印太地區拓展



圖二：亞太區域圖

資料來源：Sam Huang，〈馬來西亞-亞太區域圖〉，痞客邦，<https://samwuhuang.pixnet.net/album/photo/115651726>，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集體防衛是其運用權力平衡的手段；對日、韓、澳、紐而言，則是以參與多元集體安全保障其利益的重要策略。美國藉由擴大聯盟力量，防範中共崛起後對美國形成的威脅，而該機制較傾向將其界定為軍事聯盟；但該四國之所以傾向美國，希望此一安全機制能發揮區域集體安全合作的功能，美國即是以上述觀點，做為其大戰略遂行條件。

由於集體安全的形成須建構一套國際制度或機構，除把外來勢力的威脅或侵略其中任何一個國家，都視同整體國家遭到侵略外，還須建立能防範其他非傳統安全的功能，如反恐、反洗錢、反移民等。而美國把「北約」帶入亞洲的首要步驟，是將日、韓、澳、紐等四國整合成一集體安全機制，仍由美國操控「權力平衡」運作

註31：Christopher Davis, "The Alliance's New Strategic Concept," NETO, 1991, <http://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pdf/davis.pdf>，檢索日期：2024年8月23日。

註32：布里辛斯基著，林添貴譯，《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臺北市：立緒出版社，1999年)，頁66-68。

的空間，讓其以「集體」之名，對中共任何的擴權進行嚇阻，也易於以安全之名要求各成員國，共同抵抗美國所界定的防禦區域，如要求各國加入其主導的南海海空巡弋任務。相對的，各成員國因有「集體安全」做為在科技等領域上的合作空間，故在政治、外交、經濟、科技、軍事，甚至是「民主對抗集權」的意識形態上，凸顯參與該機制(小北約)的意義。事實上，美國意圖建構的並非集體安全機制，而是應對中共軍事擴張的集體防衛機制。

肆、中共因應美國「運用北約」的反制作為

近10年來，中共經濟年成長率平均維持百分之六，經濟總量約為美國的七成八；³³尤其在軍事上，共軍在西太平洋的活動正為美軍帶來極大威脅，美國因應共軍威脅的唯一途徑，即不斷聯合更多的盟邦來對抗。反觀中共應對美國的策略是不斷發展經濟，並以此為紐帶，擴大在各地區的影響力；尤其與俄羅斯密切合作，正增加其在各個區域的影響力，雙方並共同對抗美國。中共的反制作為，分述如後。

一、強化與俄國在各領域的合作

(一)「中」、俄在各個領域的合作，並未針對某一特定國家(指美國)，尤其在軍事領域上，雙方相互的截長補短，本就可創造出極大的利益。例如俄羅斯礦產儲藏豐富，黃金、鈾礦、鑽石等稀有礦產儲量全球第一；亦為石油、天然氣、煤礦及農糧出產大國；鉀、肥等農業產品也為全球最大的生產地。³⁴加上中共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工業製造國及擁有無人能及的基礎建設能力；³⁵兩國若進行互補，將為彼此帶來極大利益，但如用於對抗，則易形成如「冷戰」的新型兩極對抗格局，且容易引發大國間的衝突與戰爭。至於俄國總統普亭(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對「中」積極尋求合作，其目標自然是以對抗美、歐國家為目標。³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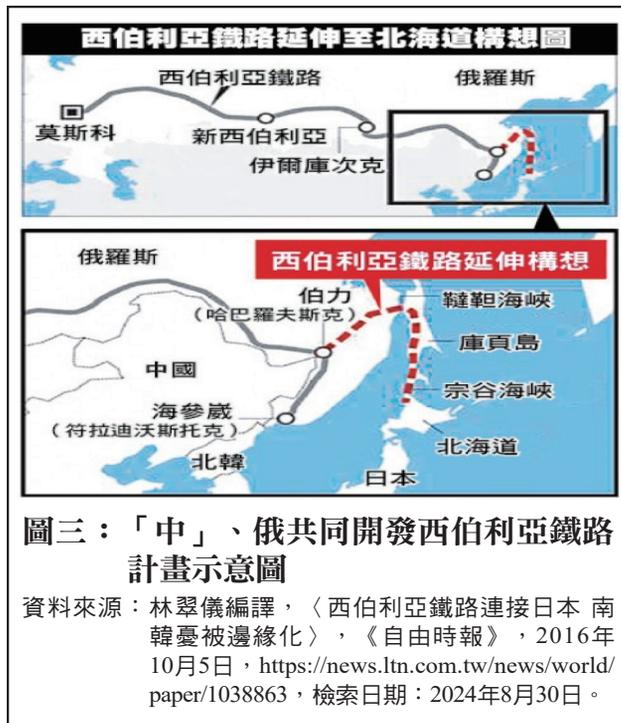
(二)兩國的合作似乎也是因應美、歐國家的敵對認知而來。俄國為實現與中共的高度結合策略，現正努力落實對「中」合作的重要經濟建設項目，其中最重要的是計畫已久、共同合力開發西伯利亞鐵路計畫(如圖三)，還包括統籌北極航道的開發、加大西伯利亞油氣田的開採；共同建

註33：“Where is China’s economy headed?,” The World Bank Forum, Jun 27, 2024,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4/06/china-economic-outlook-growth-trade/>，檢索日期：2024年8月22日。

註34：CRAIG ANTHONY, “10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Natural Resources,” Investopedia, September 23, 2023, <https://www.investopedia.com/articles/markets-economy/090516/10-countries-most-natural-resources.asp>，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註35：Richard Baldwin, “China is the world’s sole manufacturing superpower: A line sketch of the rise,” VOX CEPR, January 24, 2024,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china-worlds-sole-manufacturing-superpower-line-sketch-rise>，檢索日期：2024年8月22日。

註36：Natalia Drozdziak, “NATO to Label China ‘Systemic Challenge’ in Strategic Plan,” Bloomberg, June 28, 2022,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6-27/nato-allies-set-to-call-china-a-systemic-challenge>，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立「金磚貨幣」及支付機制等。³⁷值得注意的是，雙方都是核武大國，兩者數量總和遠大於美國及其盟邦的總和，未來渠等也將在國防科技、軍事聯演等領域擴大合作，著實讓美、歐國家非常憂慮。由於美國現正因應「俄烏」與「以哈」兩場重要戰爭，如何對付俄羅斯一面倒地靠向中共，實為棘手問題；尤其中共做為美、俄鬥爭中的關鍵角色，美國若同時將兩者視為敵人，實為「不智之舉」。如今美國在歐洲、中東已因戰爭衝突，使其陷入困境之中，當「中」、俄建構出新型合作關係，對美國及亞太地區的盟邦國家都會造成極

大挑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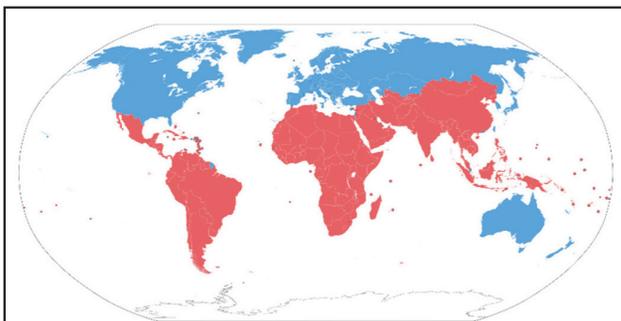
二、中共意圖聯合南方國家對抗美國

(一)中共雖稱其外交原則為「不結盟國家」³⁸，但在作為上顯然並非如此。當「中」方遭受美國或其他強國運用多種手段制裁時，會以其他的合作方式；如軍購、軍演、經貿等合作方式替代結盟。事實上，自「俄烏戰爭」爆發以來，其政治立場上雖強調與俄國的合作並非聯盟關係，實際上，此與其他結盟組織相比，實無二致；因為中共強調的「不結盟」，指在政治與軍事領域上，並不代表在經貿、科技與基礎建設上不與他國合作。此種型態反而對北京在國際社會關係上形成優勢，其運用「不結盟」的意識形態與手段，更易吸納更多的開發中國家，因信任中共「不結盟」的政治立場，更不會對弱小國家進行剝削。至於俄國本就是一個結盟的國家，尋求與北京合作，符合其國家政策；而這兩國的合作，不僅俄國不會帶給中共立即的威脅，且可獲得較大的利益；由此可見，中共即便以各種名目避開「結盟」的指責，實際上其外交手段與一般大國作法並無二致。

(二)中共當前正積極尋求與開發中國家的合作，此舉容易團結這些國家，如與「東協」國家(多為開發中國家)存在緊密

註37：“Russia’s connectivity strategies in Eurasia: Politics over economy,” Fila, June 30, 2022, <https://www.fiia.fi/sv/publikation/russias-connectivity-strategies-in-eurasia?read>，檢索日期：2024年8月22日。

註38：Horia Ciurtin著，余振國譯，〈中共的烏克蘭困境(The Enemy of My Friend Remains My Friend: China’s Ukraine Dilemma)〉，《國防譯粹》(臺北市)，第49卷，第11期，2022年11月，頁72。



圖四：「全球南方」國家分布圖

資料來源：花俊雄，〈全球南方現實主義而非道德主義的回歸，引發對西方強權的新批判〉，兩岸犇報，2023年10月5日，<https://chaiwanbenpost.net/article/%E5%85%A8%E7%90%83%E5%8D%97%E6%96%B9%E7%8F%BE%E5%AF%A6%E4%B8%BB%E7%BE%A9%E8%80%8C%E9%9D%9E%E9%81%93%E5%BE%B7%E4%B8%BB%E7%BE%A9%E7%9A%84%E5%9B%9E%E6%AD%B8%EF%BC%8C%E5%BC%95%E7%99%BC%E5%B0%8D%E8%A5%BF%E6%96%B9%E5%BC%B7%E6%AC%8A%E7%9A%84%E6%96%B0%E6%89%B9%E5%88%A4%EF%BD%9C%E6%B5%B7%E5%A4%9-6%E9%80%9A%E8%A8%8A/3943>，檢索日期：2024年8月25日。

的經濟利益，渠等部分雖與中共在南海存在主權糾紛，但基本的合作關係仍建立在緊密的經貿利益關係上。³⁹再從2023年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紀念大會為例，與會國家達150多個，⁴⁰且「中

」方與大多數有倡議合作的國家，是建立在基礎建設的互利方面；加上彼等願意合作，象徵其推行的經貿合作與基建，廣獲「第三世界」國家青睞。如今，中共儼然成為全球「南方國家」⁴¹(如圖四)的共主，讓這些國家有意願持續與「中」方保持緊密的合作；此種氛圍形成，讓俄國更無懸念的與北京進行緊密的合作。⁴²兩國除在多個領域進行合作之外，也達成雙方互惠「免簽證」的協議；⁴³畢竟俄國明瞭唯有與「中」緊密合作，才能在全球競爭上繼續與美國進行博弈。

由於「中」、俄都稱自己是開發中國家，渠等主張所有國家都應具有獨立自主的主權，與不受他國侵犯的權利，此種論述極易在南方世界獲得支持，也方便與「第三世界」國家建構更團結的力量。當中共面對美國意圖將集體力量帶入亞洲，當然也想要集結力量進行反制，並運用更大的合作力量，來因應NATO結合亞太盟邦產生的威脅；⁴⁴因此，利用「一帶一路」倡議在東南亞的建設成果，建立更積極合作

註39：林永芳，〈東亞區域經濟整合中、美因素的影響〉，《國家發展研究》(臺北市)，第9卷，第2期，2010年6月，頁88-89。

註40：〈「一帶一路」倡議10週年 逾130國家參與〉，now新聞，2023年10月10日，<https://news.now.com/home/international/player?newsid=535348>，檢索日期：2024年8月13日。

註41：「全球南方國家」泛指未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上述國家已舉行過四次集會，而在中共「一帶一路」倡議的帶動下，其儼然成為全球南方國家的領導者。戴肇洋，〈中國大陸主導，全球南方崛起及其效應〉，《工商時報》，2023年11月3日，<http://ctee.com.tw>，檢索日期：2024年8月25日。

註42：Karson Yiu, "Xi, Putin detail deepening relations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during conference in China," ABC News, October 18, 2023, <https://abcnews.go.com/International/xi-putin-detail-deepening-relations-beijing-moscow-conference/story?id=104032366>，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註43：陳政錄，〈中國團客赴俄羅斯免簽 陸公布268家旅行社名單〉，《聯合報》，2023年9月13日，<https://udn.com/news/story/7332/7435718>，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註44：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22。

關係，以弱化美國在此區的影響力，即為明證。

三、團結金磚國家建立全球新的支付體系

(一)目前任何國家或區域貨幣的流通量都難與美元的量體相比擬。美國與全球的銀行建立起以美元購買貨物與交易的傳輸系統「SWIFT」(以美元為計價標準)，只要參加此系統，就必須接受以美元做為清算的基準，這無疑增加此貨幣在跨境支付系統的占比，進而更加鞏固美元的霸權地位。然近20年來，美國因國內經濟不景氣，更在全球軍力不斷擴張下，參與多場戰爭，加上數次重大金融危機，都以印製美鈔(即量化寬鬆政策)⁴⁵做為渡過危機的因應措施，致使美元的實際價值不斷受到質疑。更有甚者，美國以「SWIFT」做為制裁他國經貿、控制他國金融的武器，如制裁伊朗以長達數十年，讓該國的經濟甚難起色。⁴⁶

(二)「俄烏戰爭」後，俄羅斯成為新一輪受制裁國，為跳脫「SWIFT」系統的制裁與圍堵；因此，與中共間的能源交易，已改採兩國共建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s System, CIPS)；且由於兩國間的能源交

易、貿易結算等，陸續改採雙邊本幣結算，進而帶動俄國盧布與人民幣的貿易額大增。⁴⁷「中」、俄又在吸收新的會員國加入該系統，全球已有超過1,000多家的銀行加入CIPS系統，目前兩國的貨幣交易，正在改寫長期以來由美國主導的全球金融體制；加上該兩國是歐亞大陸的陸權強國，又因能源合作而出現的新型態的金融交易合作關係，此舉更讓美國在區域的地緣政治博弈遭到重大挑戰，間接地影響其在全球的霸權地位。

當前中共正大力鼓吹全球產油國家，使用本國貨幣購買產油國家的能源，加上「中」、俄兩國推動「非美元」的交易制度，都可以看出渠等對於美國長期主導的金融秩序與美元支付系統的不滿；甚至中共正聯合所有金磚國家改用新一套的支付系統，其企圖改變現有經濟秩序的目的，確實「昭然若揭」。

伍、美國運用「北約」的戰略評估

美國意圖將NATO帶入亞洲地區的戰略構想與目的，是運用集體安全機制創造更大的集體國家力量，以壓制不斷崛起的中共。但是中共並非「冷戰」時期的蘇聯，

註45：〈量化寬鬆(QE)是什麼？量化寬鬆政策對股市有什麼影響〉，Think Market，2023年，<https://www.thinkmarkets.com/tw/learn-to-trade/trading-knowledge-base/qe/>，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註46：〈海灣危機：伊朗迴避美國制裁的生存之道〉，BBC NEWS中文網，2019年6月4日，<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8747097>，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註47：〈參與中國CIPS系統可以繞過美國制裁？年內加入CIPS金融機構或超過1千間〉，BusinessFocus，2020年8月26日，<https://businessfocus.io/article/146289/cips>，檢索日期：2024年8月24日。

況且其與多數歐洲國家及日、韓之間均維持著密切的經貿合作關係；因而美方推動如「北約」在亞太地區的集體防衛方式來圍堵中共，似乎出現成員國在形塑共同敵人上不一致的看法。美國將NATO帶入亞洲的大戰略，能否達成圍堵或降低中共崛起的效果，仍須觀察，分析如下：

一、美、「中」大國博弈的評估

(一)美國面對「中」、俄在各個領域的挑戰，其大戰略的邏輯仍是採取「離岸平衡」的策略來應對，並以「北約」及在亞洲地區的盟邦國家做為主要代理人，共同在軍事上應對中共。雖然NATO國家並未將中共視為威脅，卻視其為對民主體制與不同意識形態的挑戰者；然美國是以全球霸權統治的觀點看待中共，並認為印太地區終將成為全球的政治重心，美、「中」的大國博弈絕不是「一對一」的零合遊戲，而是集團國家間的對抗。兩國博弈是否能建構出權力平衡的兩極體系，關鍵在於雙方能否滿足並接受現狀。國際現實也不認為全球體系會呈現均衡狀態，因為霸權國的爭奪，經常會讓均衡發展到不均衡，而歷史會一直在這樣的周期變化中前進；因此，解決國際體系權力結構與力量重分

配的重要手段，就是依靠戰爭，或可稱為霸權戰爭。⁴⁸

(二)從美國的角度觀察，對「中」之戰略本質就是不斷地增加己身的競爭力，但中方同樣會認為美方具有挑釁意味，因而北京眼中的「平衡」就等於是遏制「中」方及其發展，甚至更負面的意涵。⁴⁹美國學者馬斯托諾(Orina S. Mastro)認為，中共希望在亞太地區有完全主導的地位，並意圖迫使美國退出該地區，讓其成為不受政治、經濟和軍事挑戰的霸權；⁵⁰而米爾斯海默教授就認為，美國過去採取的外交政策，係尋求彼此間的互利和富裕；但事與願違，反讓中共趁勢崛起，雙方對抗終將無法避免。⁵¹當前美、「中」的大國博弈都未試圖尋求平衡點，更不斷猜測彼此的意圖；因而雙方博弈具有高度風險，且不斷追求更大的權力，將讓「戰略失衡」不斷上演。

(三)再從兩國權力競爭能否達成均勢的角度分析，國家的結盟(合作)是依照其他國家的「意圖」而非「能力大小」，來判斷是否具有威脅性，以決定應該要採取「扈從」(bandwagon)或「制衡」(balancing)。⁵²美國學者瓦特(Stephen M. Walt)

註48：倪世雄等著，《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145。

註49：Lyle Goldstein, "How China Sees America's Moves in Asia: Worse than Containment,"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29, 2014,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china-sees-americas-moves-asia-worse-containment-11560>，檢索日期：2024年8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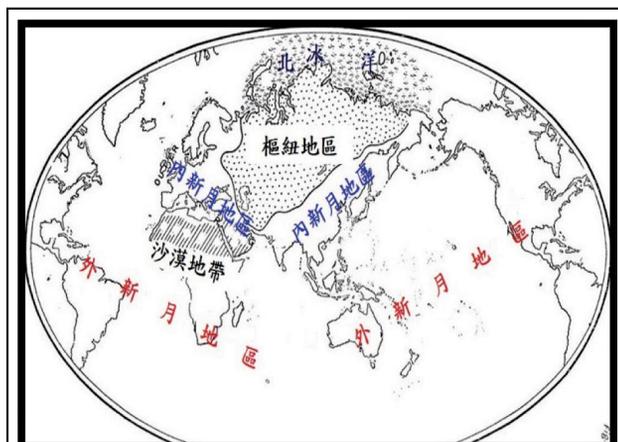
註50：Oriana Skylar Mastro, "The Stealth Superpower: How China Hid Its Global Ambi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 1, January/February, 2019, pp.34-35。

註51：同註26，頁48-49。

認為「威脅平衡」是假設兩個大國都會對第三國造成一定威脅時，該國會與威脅較低的一方結為同盟，以對抗威脅大的另一方。⁵³當前雙方競爭所營造與第三國的合作關係，比「冷戰」時期的聯手方式更具彈性，美國似乎疏忽對「中」博弈時，可能會讓俄羅斯趁機創造更大的利益；尤其改變現狀的國家仍有強弱之分，強國會力求改變體系，以挑戰現狀霸權，弱國則會選擇與強國結盟，以追求更大的影響力。⁵⁴只要對國際現狀存有不滿或威脅其安全時，無論強、弱國都會意圖改變現狀，並採取合縱連橫策略，讓權力重組再次出現，接著進行新一輪的權力再平衡。

二、美、「中」對峙對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變化

(一)「俄烏戰爭」實際上是俄國與「北約」的衝突，美、「中」衝突則關乎歐亞大陸地緣政治的權力變化，兩國爭霸更與傳統地緣政治戰略—「心臟地帶」有密切關係，因為「誰能掌控東歐，誰就能控制世界島，誰能控制世界島，就能掌握全球」(如圖五)。⁵⁵當前「中」、俄聯手與美國及「北約」國家的爭鬥，實符合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心臟地帶



圖五：麥金德「心臟地帶論」示意圖

資料來源：曾俊傑、羅振瑜，〈由攻勢現實主義視角析論美國對中共「一帶一路」之制衡〉，《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4卷，第3期，2020年6月1日，頁46。

論」的地緣政治之爭。此次「俄烏戰爭」可視為NATO再一次的東擴，更讓中共成為創造一個巨大陸權國家匯聚的重要槓桿。美方希望藉由此次戰爭削弱俄國國力，使其無法再對歐洲地區造成威脅；⁵⁶而「北約」更視中共為戰爭的主要推手，甚至認為是對美國及全球最主要的「威脅」。所以，美、「中」對峙下的地緣政治衝突，實際上已擴大為在全球的地理疆界上新的型態競爭。

(二)布里辛斯基在《大棋盤》書中指出，美國應防止在歐亞大陸上讓俄羅斯、中共與伊朗組成一個「反霸權同盟」，這

註52：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p.22。

註53：同註52，p.5。

註54：Barry Buzan, *Peoples,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Post-Cold War Era* (Hertfordshire: Simon & Schuster International Group, 1991), pp.304-305。

註55：曾俊傑、羅振瑜，〈由攻勢現實主義視角析論美國對中共「一帶一路」之制衡〉，《海軍學術雙月刊》(臺北市)，第54卷，第3期，2020年6月1日，頁46。

註56：〈直接挑明！美國防部長：希望俄羅斯軍力「被削弱」無法重建〉，《自由時報》，2022年4月26日，<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3905491>，檢索日期：2024年8月23日。

個聯盟不是因意識形態而結盟，而是因「反美」而形成。⁵⁷中共選擇強化與俄國的合作，註定其必須面對來自西方國家的壓力，加上米爾斯海默認為國家對外行為是受到「相對利得」的動機所驅使，並不是為了要建造出獨立於國家自身利益以外的世界秩序，而採取之自利行為。⁵⁸美、「中」、俄等國都很重視權力平衡，當考慮與其他國家合作時，就會重視彼此間的相對利益，而非絕對利益；⁵⁹簡言之，只要國際社會屬於無政府狀態，國與國間的衝突就會不斷出現，所以國家間的合作都是暫時的現象。

三、美國意圖將「北約」帶入亞洲的挑戰

(一)美國之所以想把「NATO」帶入亞洲，主因係該組織第6條的內容，述及可參與聯合國的維和行動而擴及到境外區域，雖然，對抗中共並非是聯合國的維和行动，但美國意圖將中共形塑為一個對全球會造成系統性威脅的國家；故NATO所負責的任務與功能，即不再單是軍事防禦的任務，且能跨越原本集體防禦的範疇，逐漸轉成保護各盟國利益的多功能組織。在此架構與功能轉變的條件下，當成員國受威脅時，其他盟國都能以維護安全為由，以

協助美國；但因中共並沒有在軍事或經濟領域上與歐洲國家為敵，要形塑其對全球在各個領域上形成威脅，實際上並不容易，故而各國對制裁中共，仍處在意見分歧狀態。

(二)美國為創造出更多的軍事聯盟力量，以因應中共在西太平洋的擴張，在2024年「環太平洋軍演」(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的參與國家就達到29國，演訓課目包括以飛彈擊沉艦船、兩棲登陸，及陸戰隊「魚鷹機」(V-22 Osprey)首次落在澳洲船艦上。⁶⁰從軍演組合，不難看出美國意圖整合歐亞國家的海軍力量向共軍「亮劍」。事實上，參與國家之所以配合軍演，並非要與中共開戰，主要是不願開罪美國；一旦美、「中」發生軍事衝突，願意真正加入戰局者，可能「寥寥無幾」，畢竟對「中」並無實際的經濟或領土主權利害關係。換言之，美國以集體安全之名，形塑中共為共同敵人的意圖，可能會落空。

(三)美國恐已無法制壓中共擴張，最初是聯合日、韓等亞洲盟邦進行圍堵，而今意圖再將「北約」帶入亞洲，代表美國或NATO仍存在著霸權擴張的心態；此舉等同通告國際制度是由強權建立與維持。⁶¹

註57：同註32，頁66。

註58：同註26，頁52-53。

註59：同註26，頁139-140。

註60：〈區域緊張局勢升高之際 美國宣布將再舉行環太平洋軍演〉，美國之音，2024年5月23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announces-rimpac-as-tension-in-the-pacific-rises-20240523/7623732.html>，檢索日期：2024年8月23日。

註61：Kenneth Waltz, "NATO's Expansion: A Realist's View,"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21, No. 2, 2000, pp.27-29, 檢索日期：2024年8月30日。

米爾斯海默也曾針對國際制度的缺失表示，制度只不過反映出國家的自利算計，而這又以國際權力的分配做依據；由體系中最強的國家創造與塑造制度，便能維持其對權力的瓜分，甚至進一步強化。⁶²簡言之，美國意圖將NATO帶入亞洲「圍中」，反而暴露其國力的不足，也凸顯「北約」仍將成為強國的工具。

陸、結語

NATO是一個集體防衛的聯盟團體，其能否團結一致對抗威脅，端視威脅的直、間接傷害，與利益的大小程度而定，所以美國的「北約」戰略在實踐方面，也會受「威脅」與「利益」的影響；如何在其間讓各個國家都能獲得平衡感，至關重要。歐洲國家對「俄烏戰爭」，經常會出現不同的聲音，這與是否要共同對抗或抵制中共的貿易及商品一樣，各國也在利益平衡的思考下，呈現不同的樣貌。因此，「北約」組織的大戰略，已將中共視為「俄烏戰爭」的主要推手，無疑是要歐洲國家共同對抗俄、「中」，實際運作上仍將存有巨大挑戰。

「北約」做為全球最大的集體防衛組織，其功能正朝向「集體安全」的性質轉變，因而必須強化安全治理的領域，畢竟

安全與穩定並不僅存在於軍事層面。⁶³「冷戰」期間，由於美國軍事力量足以制衡蘇聯，加上「北約」屬於軍事的集體防衛組織，歐洲國家自然選擇「扈從」於美國之下，願意接受其指揮；然「冷戰」後，其已朝向安全治理的國際組織，軍事安全並非唯一功能。由於「俄烏戰爭」促成NATO的團結及軍事力量擴張，卻也讓組織成員國更加依賴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但除軍事安全利益之外，各國也依威脅程度不同，抱持不同的考量參與或不支持戰爭的發展。當前美國試圖利用「北約」，以制裁俄羅斯及遏制中共的發展，此戰略確有其限制，畢竟各國對安全需求不同，爭取利益種類也不一致，自然各國對戰爭的看法及對國家的利益也會出現不同的觀點；因此，美、「中」、俄之間的大國競爭，會出現一種動態的權力平衡，若能維持各方力量的平衡，即能維持在歐洲或亞洲地區的「穩定」狀態，否則衝突爆發的機率將大增。

「中」、俄長期受到美國的圍堵與制裁，係受威脅下形成的合作夥伴關係，兩者合作不僅能創造出巨大之經貿利益，且渠等的合作也包含軍事；因此，讓「北約」的新戰略方針（視中共為「俄烏戰爭」的主要推動者）有合理的藉口，亦讓美國

註62：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1995, pp.13-14。

註63：陳麒安，〈新自由主義與後冷戰時期北約的存續：安全治理的觀點〉，《全球政治評論》（臺北市），第43期，2013年7月，頁29-30。

將亞洲的盟邦國家(如日、韓、澳、紐)納入此一集體防衛的框架內，更意圖將其帶入亞洲，究其本質係為美國自身的安全利益而服務。加上美國國力正在下降，對許多地區的影響力快速式微，就像對東南亞地區的掌控愈來愈「力不從心」，東協國家因與中共緊密的經濟聯繫，更無意屈從美國的單邊指令。因此，美國主導下的「北約大戰略」，不能單單從意識形態當做團結各國的基準，還須從地緣政治及各國的經貿利益做為考量，較能訂定出良好的策略。

國軍官兵應當對美、「中」競爭發展持續做密切關察，畢竟美國是我國最主要

的友邦國家，更是我國外交關係上需要積極鞏固和強化合作關係的國家。鑑於美、「中」、俄在各個領域上的爭鬥已愈演愈烈，況且其未來發展更對我國國家安全影響甚大，國人自須嚴陣以待，才能保障國家利益並維護安全。 

作者簡介：

胡敏遠博士，退役陸軍上校，陸軍軍官學校72年班、國防大學陸軍指揮參謀學院85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87年班、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91年班，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碩士91年班、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服務於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級專業人員。

左營軍區的故事

海軍印製廠



民國36年8月海軍總司令部於南京下關成立「海軍總部印刷所」，民國37年12月遷往左營桃子園，因業務繁重，將各學校小型印刷廠合併，於民國52年3月成立「海軍印製廠」，民國54年4月接受美援，於現地(高爾夫球場旁)構建廠房。

「海軍印製廠」歷經組織遞嬗，現為軍備局第401廠南部印製所，繼續協助國軍各單位印製需求，對教育訓練與行政支援貢獻甚巨。(取材自《鎮海靖疆-左營軍區的故事》)